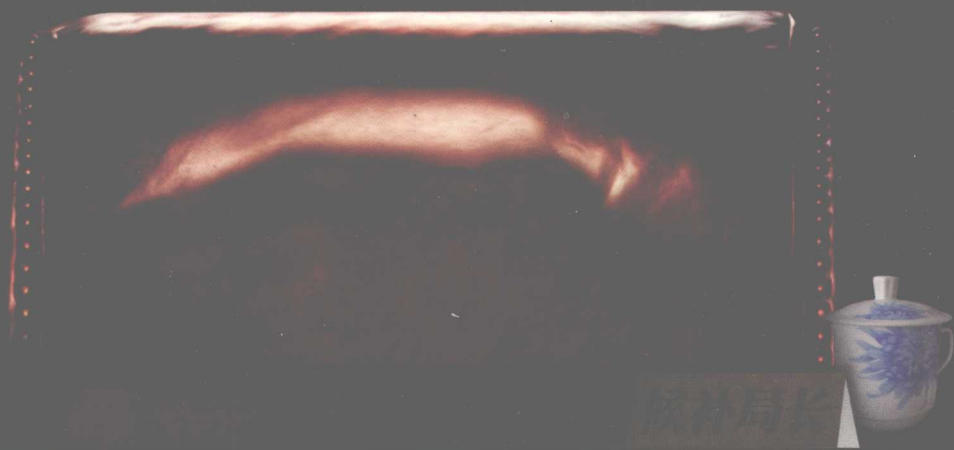


候补局长

揭秘大西北环保迷局，洞察贫困县官场生态

谁在挑战公仆的无上荣誉 谁在高唱草原文明的挽歌 蒋世杰◎著

HOU BU JU ZHANG



候补局长

HOU BU JU ZHANG

蒋世杰◎著

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候补局长 / 蒋世杰著. —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9. 6
ISBN 978-7-80723-423-4

I. 候… II. 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94735 号

候补局长

作 者	蒋世杰
图书监制	陈莎莎 张 涛
图书策划	符马活 冷 静
责任编辑	敖登格日乐 张 宇
封面设计	UPPER LIMIT ↑ lzw1127
出版发行	远方出版社
社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(0471-4919981 邮编 010010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00 × 990mm 1/16
字 数	235 千字
印 张	16.5
版 次	2009 年 7 月 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723-423-4
定 价	26.00 元

远方版图书,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

1

从人大常委会传来的一个消息，就像一声惊雷，惊醒了吕四权的美梦：他作为局长拟任人在人大常委会表决时，被高票否决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吕四权就像被霜打过的茄子，完全蔫了。

发了半天呆，他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：不行，我要去找霍海，别让之前的努力白费了！想到这里，他毫不犹豫地站起身，出门去了。

走进霍海办公室，吕四权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他有一肚子的火，但不知如何发泄。

“怎么，这下怎么蔫了，不张狂了？”霍海慢条斯理地问。

“可，可谁知道会是这样。”

“我早就给你说过，各个环节都有可能节外生枝，在任命之前，什么事都是可能发生的。你都当耳边风了。”

他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委屈，放低声音咕哝道：“这人大也真是，是个什么东西。”

“人大是个什么东西？亏你说得出口！那我告诉你，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关，人民就是通过它当家做主的。你说是个什么东西？”霍海带点戏谑的口气，气呼呼地训斥着吕四权。吕四权抬头望一眼霍海，他坐在写字台后面，此时看上去，感觉是那样的遥远，与平时称兄道弟的那个市委副书记霍海，简直判若两人。

吕四权低了头，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。半天，他咕哝道：“人都说这是个

橡皮图章,谁能想得到,这橡皮图章也治人哩。”

“哼,”霍海瞪了他一眼,“就是你说的这橡皮图章,一旦它盖不到你的任命书上,你就别想当这个局长,并且你一点招儿都没有。明白了吗?”霍海眯起眼看着吕四权,“看上去人模人样的,好像狐朋狗友也不少,关键时刻怎么就蔫了,怎么就没有人脉了?当时就有人跟我说你在社会上的口碑很差,我还与人争辩过,说那是有人嫉妒你,故意造你的谣。现在看来,确实如此。”

吕四权瞟一眼霍海,轻声说:“话也不能这么说,霍书记。”

霍海苦笑一声,提高了嗓门:“不能这么说,还能怎么说?”他停了片刻,降低了嗓门,“哼,你看你多能呀,多英雄啊,嗯!你翻翻天龙市的历史,有哪一个局长拟任人选被人大常委会否决过?我告诉你,没有,一个都没有。只有你,创造了一个第一,状元,真了不起。”他就这样嬉笑怒骂了一阵子,气出得差不多了,情绪也就慢慢地平静下来。

吕四权把屁股往沙发里面挪了挪,抬头看着霍海,一副死皮赖脸的样子:“霍书记,你看,事情呢已经这样了,都是我的错,我真没想到,这人大,给了个棒槌当针了,竟然把市委推荐的局长人选给否决了。当初要是知道还有这档子事,就是一个一个挨着做,也要把常委们的工作做通。”他察言观色了一下,看霍海气消了,就说道:“你骂归骂,事情还得往下做。”

“怎么做?再报上去让人大否决一次?”

“再报上去,我敢保证不会再否决了。”

霍海先是轻蔑地一笑,继而瞪大了眼看着吕四权,不认识似的。

“真的,霍书记,不是可以连续报两次嘛。你再报上去,人大常委们的工作我就一个挨着一个地做,我就不信通不过去!”

“我怎么说你呢,说你脸皮厚吧,你不服气;说你装糊涂吧,看着也不像。”霍海揶揄道,“先不说我这书记前面还带个‘副’字,就是没这个‘副’字,这天龙市就再没有人了?非得三番五次把你吕四权放到这个位置上不可?亏你想得出来,哼!”

“可我实在是不甘心,让这样的机会白白地从眼皮底下流过去,机会难得呀,霍书记!”

“这会儿知道机会难得了，平日里干什么去了？”霍海望着他，放低了声音，“这机会不是没有给你，而是给了你，你自己不争气，还能怪谁？”说到这里，霍海又没好气地说，“自己不争气不说，给别人造成多大的影响，你想过没有？”

“责任在我，霍书记。我知道这事弄得你也失了脸面，我向你道歉。”吕四权嬉皮笑脸的，一副无赖相，“可霍书记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机会难得。你怎么批评我都行，但绝不能放弃这个机会。”

“别人说你难缠，我还为你辩护，这回，我是彻底地领教了。”说罢，霍海长出了一口气，“唉，谁让我把你带到这条道上呢！”

吕四权嘿嘿地笑着说：“还是霍书记最理解人。”他见霍海的态度软了下来，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，试探性地说：“你看霍书记，快到点了，找个地方坐坐，给你消消气。”

霍海看他一眼，哭笑不得：“我真是服你了，这种时候还能凑到一起坐坐。什么叫明目张胆？你这就叫明目张胆。”

吕四权冲霍海笑笑，不知所措，半天他说：“那就改天吧。”

霍海面无表情，问他还有没有事，吕四权知道霍海这是要下逐客令了，就知趣地说再没有什么事了，反问霍海还有什么吩咐。霍海就说：“我还有什么吩咐？以后做事注意点儿社会影响，有些事不要做得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容易引火烧身。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了，霍书记。”

“明白就好。你去吧，我还有事儿呢。”

吕四权搭讪着站起身，千恩万谢地退出了霍海的办公室。

回到局里，他打开自己的办公室，又想起什么似的，走过去看看陈志之的门，见门开着，就趑趄着进去。陈志之见是吕四权，示意他坐。然后走过去，拿出一个纸杯子，泡了一杯茶，放到吕四权的前面，就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吕四权端起茶杯吹一吹，喝了一口茶，望着陈志之苦笑一声，说：“真是没有想到，关键时刻，让这人大给毁了。”

这个吕四权，想来也够可爱的。他进来时，陈志之还提醒自己，千万不要

提及此事,那样等于故意揭了人家的伤疤,让人家以为自己是幸灾乐祸呢。不料人家自己先说出来了,还把话说得这么难听,陈志之就忍不住说道:“任命政府的组成人员,这是人大法定的权力。你这样说,也未免有点太过分了吧?”

听了陈志之的话,吕四权感觉非常不快,他眨巴了一下绿豆似的眼睛,厚嘴唇动了动,突然想起霍海说过有些事不要做得太过分,就想自己这话的确有些过分了,没有再说什么。他磨蹭了半天,哼哼唧唧了一阵子,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,坐到摇椅上,向后一仰,把头靠在椅背上,前后晃荡着,习惯性地琢磨开事儿了。霍海是答应了,但又说不能第二次报给人大表决,那么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安排呢?弄个调研员?哼!那还不如当这个副局长实惠。调到另外一个局任职,没听说哪个局的局长空缺。到人大、政协弄个专委主任,又觉得有名无实。想来想去,思路又转到本局的班子里来了。

他顺手拿过一个文件夹,有一搭无一搭地看起来。看到一份任命某部门党组书记的任职通知,他便慢慢地看了起来,看着看着,眼前一亮——哼,因人设岗古已有之,何不也在本局为本人设上一个职位呢!想到这里,他狡黠地一笑,从摇椅上坐起身,抬手擦一把额头上的汗,琢磨着怎样向霍海开这个口。

2

吕四权所说的机会难得，指的是天龙市社会事务局局长因健康问题提前退休了，一时间局长大位虚位以待，对于身在官场的人，就如同商人遇到了商机，掠食者看到了猎物，天赐良机，怎么可能白白放过呢！然而，官场风云变幻，高深莫测，鹿死谁手，不到最后一刻，谁也没有胜算。

局里有好些个副县级干部，除了那些助理调研员和享受副县级待遇的闲职以外，在几名副局长中，大家都普遍看好陈志之，可又都隐隐觉得，吕四权最有希望。但不管怎么说，陈志之名列副职首位，工作能力和品质也有口皆碑，故在局长补缺之前的这段时间里，他被指定为该局的临时负责人。在此非常时期，他小心谨慎地负责着这个局的全面工作，一点也不敢懈怠。

刚一上班，陈志之就大声地向隔壁叫了一声丁小凡，丁小凡是本局的办公室主任。不久，陈志之听到敲门声，说了一声“进来”，仍然伏案写着什么。过了片刻，他抬头看一眼丁小凡，示意他坐下来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你稍坐会儿，我一会儿就好。”

丁小凡忙说：“你忙你的，你忙你的。”说着话，他坐到陈志之斜对面的沙发上，随手拿起茶几上的报纸，有意无意地看着，等陈志之开口。陈志之写完，放下手里的笔对丁小凡说：“昨天下午哪里去了？怎么找都找不着，手机也不开，你该不会是成心给我出难题吧！”

丁小凡说：“你多心了。中午在街上吃了个饭，不想在马路上碰了个同学，架不住他的劝，就到他的公司去了。这同学有二十年没见面了，一聊就聊

得忘乎所以，记起上班，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，心想既然已经这样，干脆就在那吃了晚饭，一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。哪里敢成心给你出难题呢？”

陈志之说：“一看你那样，就知道你熬夜了。”顿了一下，他说，“我也是跟你开玩笑呢，谁不知道你丁主任的为人？在这种时候，是不会拿捏人的，你说的是吧！”

丁小凡笑笑：“谢谢领导的理解。”顿了顿又说，“急急火火地找我，大概是有有什么急事吧？”

陈志之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是这样的，今年入夏以来，干旱少雨，各大水库水源锐减。为了保住工业和城市居民用水，调整了部分乡镇的农业用水，农田减产已成定局。全市农业大面积遭遇旱灾了，那些靠天吃饭的村社，就有可能颗粒无收。”

丁小凡说：“这我知道呀，我们的灾情报告已经送给市政府和省厅了，后续工作正在进行。”

“这些我都知道。我要说的是，昨天下午接到政府办公室的通知，这两天肖市长要下去察看灾情，我们得做好准备，随时跟肖市长出发。”

“哦，是这事呀，轻车熟路了，按照老规矩，我们准备就是了。”

“嗯，但还是细心一点好，该准备的一定要准备好，千万不能出什么岔子。”

“这没问题，你就放心吧！”丁小凡说着就要起身告辞，陈志之忙拦住他，让他先别忙着走。丁小凡问，“还有事呀？”

“没事就不能聊会儿呀？”他对丁小凡说：“最近局里有什么动静没有？”

丁小凡知道他所指的“动静”是什么。他不经意地笑笑，对陈志之说：“就是秦寿请局里的人吃过几顿饭，那天我和凌琳加班，顺便到他们吃饭的那个酒楼吃了个饭，正好见着他们一次。”

“参加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”

“局领导里只有吕局长，科长们差不多都去了呢。”丁小凡轻描淡写地回答。

“你感觉这正常吗？”陈志之敏感地问道。

“是有点不大正常。”丁小凡挠挠头，“应该说，同志之间，坐到一起吃个饭，也是人之常情，但如此频繁，就有点不对头了。况且这个秦寿，本来是铁公鸡一毛不拔的，这个时候如此慷慨，肯定另有目的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那你想想，他能有什么目的呢？”

“这就不好说了。”

两人都沉默不语，相互看着对方。过了会儿，陈志之说：“我觉得，出面请客的是秦寿，实际坐庄的是吕四权。”他看着丁小凡，见丁小凡没有回应，接着说，“你想呀，这个秦寿，尽管急巴巴地巴望着上个台阶，市领导那里也没有少跑，但组织上真要有有什么动作，肯定是要给我打招呼的，我毕竟还是局党组的负责人嘛，尽管是临时的，也还是要过党组推荐这一关的。况且秦寿从来没有任过实职，刚刚负责科里的工作没几天，就要搞这么大的动作，我看可能性不大。而吕四权就不一样了，局长退了以后，组织上让我暂时负这个责，他就有点没滋没味的了，嘴上不说，但不满情绪写在脸上，他要做什么，明眼人一看就清楚。很明显，他这是在笼络人心，为民主推荐拉票。”

丁小凡想想，说：“嗯，经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有点明白了。不过，从以往的情况看，他们这样做，不一定能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。俗话说，人心是杆秤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大多数人还是秉持公道的，谁行谁不行，关键的时候，是不会因吃了谁的一顿饭而含糊的。我始终相信这一点。”

“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但如果面对自身的利益，又有多少人是公而又公的？比如他们在饭桌上会给你许愿，我当了局长，会给你什么什么好处，你就一点心都不动？”

“我倒没有想到这一层上。”丁小凡歪着头想想，“这么说，秦寿这么做，是为了吕局长？”

“准确地说是吕四权让秦寿这样做的。当然，秦寿也有秦寿的小算盘。”

丁小凡望着陈志之，陈志之一脸惘然，其神情让人有点怜悯。于是他安慰道：“一切都是猜测，也说不上他们就是一块儿吃个饭，乐呵乐呵，没有别的意图呢。”

陈志之笑笑：“但愿如此。”稍停他说，“不过，你是了解吕四权他们的，这

些人只要瞅准一个目标,就像猫儿盯上了一个耗子,捞不到手,就不会善罢甘休。他们捉起耗子来,那可比猫儿还专业。”

丁小凡想想,觉得陈志之说得不无道理,就说:“你是说他们加紧行动了?”

“是的。并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陈志之果断地说:“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你多操点心,一边做好当前的工作,帮我挺过这段时间;一边随时注意一下局里的动静。我也从上面了解一下情况,探一探上面的意图。”

丁小凡点点头,答应着出去了。

陈志之默默地坐了一会儿,给小胡打了个电话,叫他把车开到楼下。等他下了楼,小胡已经等在那里了。他上了车,又陷入了沉思,小胡问他上哪里去,他没有吭气,半晌才说:“回家!”

小胡开着车,出了局机关大院,向左一拐,驶向主街道。这条街的北面,驻着本市的首脑机关,从西往东数,临街的有市政府、市检察院、中级人民法院;政府对门是市委办公大楼,后面则是人大机关;法院对门是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处理公务的所在地。其他大口的部委办局,也大都在这条街上。

车没有走上几步,就要路过政府大门时,陈志之对小胡说:“我们进去一下。”于是小胡把车开进政府大院,在办公大楼前停下来。陈志之犹豫了一下,就下了车,边想心事,边往楼上走。

上了三层楼,见市长办公室的门开着一道缝,他在门外听了一下里面的动静,好像没有客人,便轻轻地敲了敲,里面喊了声进,他才慢慢地推开门进去。问了声:“市长忙呀。”

市长肖明轩正在批阅文件,他抬头见是陈志之,说了声:“你先坐,我一会儿就完。”就又埋头批文件了。陈志之在沙发上坐下来,眼睛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,他不时地瞅一眼肖明轩,又有点为难了,觉得自己不该来这趟。现在有点进退两难了:不走吧,怕市长嫌他没有眼色,走吧,又怕市长说他才等了一会儿就等得不耐烦了。

他正在左右为难之际，肖明轩把文件夹放到一边，问道：“有事呀？”

陈志之点点头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是想烦劳你，问件不该问的事。”

“有啥不该问的，有事你就说。”肖明轩倒也快人快语。

正要说话时，陈志之又不知道从何说起。肖明轩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就笑了笑说：“有什么说的就说嘛，干吗吞吞吐吐的。”

陈志之叹口气说：“我问问市长，这局长什么时候能配上呀？”

肖明轩望着陈志之：“怎么，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？不会是吃不消了吧？”

“这倒不是，是怕……”陈志之欲言又止。

“怕什么？”肖明轩说，“干得好好的，也没有听到别人说你什么，你怕什么呢！”

稍停，陈志之说：“怕倒也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我是想，这局长一职，还是尽早定下来的好，免得误了业务工作。”

“怎么，有什么异常情况吗？”肖明轩问。

于是，陈志之把吕四权、秦寿请客吃饭的事说了一遍，又把他觉察到的一些情况向肖明轩说了说，肖明轩听完后说：“你们那个吕四权的情况，我也听到一些，在社会上，口碑很不好嘛！工作上一点能耐没有，一向热衷于搞一些团团伙伙、拉拉扯扯的事，可偏偏上面有人买他的账，你也拿他没办法。”肖明轩两手一摊，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，“局长一时定不下来，有一时定不下来的原因，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。你把心思用到工作上，稳住局面就行。至于你们局里搞的那些个歪门邪道，你要大胆地管，既然组织上让你负责，你就要负起这个责任，该整治的还得整治。不然，他们会把整个局里的作风搞坏的。别看他们人少，能量可不小。”

陈志之点点头，连连称是。

“我给办公室说了，最近抽空下去看看灾情，不知道他们和你通气了没有？”

“政府办公室通知过了，我也做了安排，你什么时候下去都行。”

“事不宜迟，”肖明轩想了想说，“明后天吧。”

“好。”他问肖明轩再有没有事，肖明轩说没有了，他说谢谢市长支持，就起身告辞，退出了市长的办公室。

3

丁小凡回到自己的办公室,先打通了恒昌县局的电话:“嗯,是我。哪里那么多指示,是这么个事,最近两天,肖市长要下乡去看看灾情,看哪里?这要你们定,对,把要去的乡镇、村社、线路尽快定下来,发到局办公室的邮箱里。还有,县上要做好汇报的准备,有关的资料要齐全,特别是受灾较重的乡镇,材料一定要详细、翔实。好,先这样,有情况随时通气,好,再见。”

接着他又通知其他县区。各县的电话打完,他来到主管科,坐在该科临时负责人秦寿的对面,向他说了市长要去察看灾情的事。秦寿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,嘴里唧唧呀呀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。丁小凡了解此人,此人一向眼高手低,说起来夸夸其谈,能把天吹出个窟窿,在他的嘴里,这世界上就没有他做不到的事,也没有他做不好的事。可真正做起来呢?不是驴头不对马嘴,就是虎头蛇尾,甚至不了了之。平时开会或学习讨论,他摇头晃脑,看似引经据典,实则东拉西扯一通,从联合国安南骂到小布什。还不允许别人劝阻,谁劝阻他再骂谁。就这样子,还动不动要这待遇那待遇,只因他在上层有人护着,再加上吕四权极力窜掇,先后在这个局的几个科室任副科长,不久升任主任科员。在其任上,从来没有干过一件像样的工作。近日这个科的科长因工作调动离职,他就嚷着要当科长。陈志之是临时负责人,不敢得罪谁,况且有市上某领导人说话了,就不得已让他临时负责这个科。丁小凡知道,科长的待遇他是要的,科长的工作他未必能做。他来找他,也就是不越过他这个主管科的负责人罢了,免得他事后说三道四而已,压根就没指望由他来

做什么事的。

因此,对于秦寿的咿咿呀呀,丁小凡也哼哼哈哈了一通,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回到自己的办公室,叫秘书凌琳过来,对她说:“这两天肖市长要下乡察看灾情,你准备一下所需要的设备,把摄像机的电充足,备好照相机的电池,多准备一些胶卷和空白录像带,再买点吃的喝的,装到车上。叫小胡把越野车上的油箱加满,随时准备出发。”

凌琳点点头:“我明白了。”

丁小凡问:“你想不想去?”

凌琳说:“这要看你需不需要了。”

“这话说的,什么是我不需要呀!”丁小凡坏坏地笑着问。

“我是说,”凌琳自知说走了嘴,丁小凡又开了个严肃的玩笑,就不自然地笑笑说,“我的意思是,工作需要,我就去;没我什么事,我就不去了呗。”

丁小凡想想,说:“你还是准备一下,去不去的,到时候再说,免得那时手忙脚乱。”

凌琳点点头,不好意思地笑笑,说声好吧,转身走了。

肖明轩一行下来以后,马不停蹄地察看了受灾严重的一些乡镇、村社,一路风尘仆仆,最后来到恒昌县天河乡马莲沟村。这是一个小山村,位于恒昌县最西端,村里只有三四百户人家,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。村民的生活虽不怎么殷实,但也过得安稳,与世无争。村子南面,是巍峨的祁连山脉,它绵延千里,白雪皑皑。海拔较高的地方,终年积雪,大山深处,藏有冰川。村子和祁连山脉之间,是一大片草原,这里水草肥美,沟壑纵横。到炎热的夏季,祁连山部分积雪和冰川融化,顺着沟沟壑壑,淙淙向北流去,汇到一起,形成一条河流,因它从海拔近五千米的祁连山上流下,人们便把它称作天河,形成天河的这片草原就叫做天河草原。天河草原上大大小小的溪流,以及天河流经的地方,便称之为天河流域。天河从草原上流出,流向广阔的田野,滋润着两岸的庄稼和村民的生活。流向一座座城市,成为这些城市的命脉。

据地方志记载,在这片大草原上,曾经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,其中有

大型掠食动物如老虎、豹子、黑熊、狼和豺。珍稀动物如鹿、麝等。至于黄羊、青羊、旱獭等各类草食动物和飞禽走兽更是比比皆是，数不胜数。它们和这里的绿草、碧水、森林一起，构成了天河流域的生物圈。正常年景，各类生物和睦相处，基本过着相安无事的日子。

肖明轩一行直接到田间地头，看见这里成片的麦子，未熟先黄，没有一点正色，一望便知，这是干旱缺水造成的。丁小凡揪了两个麦穗，放到手心里揉一揉，吹去麦壳，只剩下几粒秕麦粒，他把它递到肖明轩的手上，肖明轩接过来，用食指捻一捻，捡起两粒放进嘴里嚼一嚼，吐掉。半晌他说：“哪里还有一点麦子的味道呀！”

肖明轩的话音未落，大家就都揉几穗麦穗，丢进嘴里嚼着，说着如何没有麦子味道的话。他们说着，来到天河边。实际上，这是天河的一条支流，当地人习惯上也叫它天河。河水几乎干涸，河里白花花的石头快要露出水面，泛着耀眼的白光。河两岸的树木也已干枯，枯枝败叶间，偶尔露出一两根尚有几片绿叶的枝条，显示着它顽强的生命力。肖明轩看着眼前的光景，问在场的人：“目前这种状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
“前几年就有了，今年最严重。”村主任马维存说。

“能不能说得详细点？”肖明轩问。

“也不知是从哪年开始，河水逐年减少。近几年，雨水充裕的年份，水多一点，雨水少的时候，河水就见底了，这两年，一遇旱季，河水经常断流。今年入夏不久，水就快干了，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。”

“一条河流就这样干涸了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”肖明轩问。马维存望望肖明轩，又望望大家，憨厚地一笑，说：“这，这，这么多领导在这儿，我说不好。”

“那谁能说得好？”肖明轩问大家。

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互相交头接耳了一阵。肖明轩说：“在这儿说不好，我们到村里去，找个地方坐下来，好好地扯扯这个问题。”说着，他挥一下手，示意大家到村里去。乡长易水急忙把马维存拉到一旁问：“看来市长要在你这里待一阵子的，你们有没有准备呀？”

马维存面有难色，道：“乡上通知我们，只说市长要来，要村上的干部候着，没有说准备什么的话。”

“总该有个坐的地方吧？”易水有点着急。

“平时县上乡上来人，不在书记家，就在我家。可这么多人，哪里能坐得下！”马维存悄声说。

“你不要为难小马了，”肖明轩对易水说，“在村里随便进个门，有个地方坐下来就行。”

听肖明轩这样说，易水就不说什么了，急走了几步跟上肖明轩，一起往村子里走。进了村，在一个农家院门口遇上一位老人，他正蹲在那里晒太阳。肖明轩见状，上前和老人打了个招呼，老人站起来，向肖明轩点点头，肖明轩拉住老人的手，问道：“老人家身体还好吧？”

老人笑呵呵地说：“托领导的福，还行。”

肖明轩一惊，心想，这不是机关上的惯用语吗，怎么连这老人也开口就来呀。心里这样想着，嘴里说：“想借你的屋，我们商量点事，行吗？”

“有什么不行的，”老人说，“只是这庙太小，盛不了这么多的神仙。”

肖明轩笑笑，说：“你老还挺幽默的。请问高寿？”

“什么高寿呀，虚度七十有五。”

“哦，还这么精神！”他回头望望大家，对老人说：“那我们就进去了？”

“进吧！”

他们进了老人的屋，屋里顿时显得拥挤不堪。炕沿上、大大小小的凳子上都坐满了人。坐定后，女主人就忙着要倒水，肖明轩挡着她说：“老嫂子，你就别倒了，这么多人，你倒不过来，再说，我们说几句话就走，就不麻烦你了。”

马维存也对她说：“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，你忙你的去吧！”女主人就放下茶壶，退出门来了。屋子里安静了下来。

肖明轩说：“今天在恒昌县看了几个乡镇，尽管灾情有重有轻，各有不同，但总体上看，还是比较严重的，对群众的生活和明年的生产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其他问题，我们回去再研究，现在只说马莲沟村的问题，看能不能

从中找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。好，谁先说，就说吧！”

大家互相望一望，把目光集中在易水的身上，易水看看大家，说：“既然大家让我先说，我就先说两句。首先，我对市县领导对我乡的关怀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天河乡……”

“易乡长，穿靴戴帽就免了，”肖明轩打断易水的话，“开门见山，直奔主题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捞干的！”

易水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说：“天河干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主要的是处在上游的马营市，特别是在其境内的马场开荒种地，滥砍乱伐树木造成的。他们把大片大片的草原开垦为耕地，破坏了植被，使大量水土流失。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的滥砍乱伐，造成祁连山雪线上移，冰川减少，直接导致天河来水锐减。不仅这条河流如此，据我所知，整个天河流域的其他支流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想改变这种情况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森林和草原的管护权要过来，由我们直接管理。”

这个话题一经提起，大家便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，说着说着，就对马营市及其马场口诛笔伐了。肖明轩听着大家的议论，插言道：“如此说来，罪过都是人家的，我们就一点责任都没有？”

一直蹲在门口的房主人突然说道：“也不能光怪别人，领导们到草原上去看看，哪还像是草原，连草根都叫牲口啃光了。”

“秀才爷，我们这是开会呢……”马维存白了一眼老人，没好气地打断他的话。肖明轩就对马维存说：“我们也是随便聊聊，你让老人家把话说完嘛，”他转过头又对老人说，“你说，老人家你说。”

被马维存称作秀才爷的这位老人说：“我也没啥可说的，大家到草原上去看看，在那里，牲口走过去，一股子汤灰，这样的土地，怎么养得住水呀！”

大家面面相觑，都看着老人，半天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肖明轩转身问易水：“是不是这样呀？”

易水点点头，清了一下嗓子，说：“上面提倡发展畜牧业，这几年发展势头是有点猛，看来这草原的承载能力也是有限的呀！”

大家就过度放牧这个问题扯了一会，最后肖明轩说：“关于天河干涸的